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Umberto Eco

[意] 安贝托·艾柯 著

悠游小说林

俞冰夏 译 梁晓冬 审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Umberto Eco

[意] 安贝托·艾柯 著

悠游小说林

俞冰夏 译 梁晓冬 审校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游小说林 / (意) 艾柯著; 俞冰夏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0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2284-2

I. 悠... II. ①艾... ②俞... III. 小说 - 文学理论
- 文集 IV. I0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920 号

特约编辑 刘雪岚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125
字 数 114 千字 图字 01-2002-4082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3.50 元

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著名符号学家、作家，现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如中世纪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阐释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等。撰写过多部著作，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符号学理论》、《诠释与过度诠释》、《读者的角色》、《开放的文本》等，同时他还被认为是“20 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畅销小说有《玫瑰之名》、《傅科摆》和《昨日之岛》等。近期出版了小说新作《鲍多里诺》。

目 录

第一章 踏入丛林	1
第二章 洛瓦西之林	30
第三章 林中徘徊	52
第四章 可能之林	79
第五章 萨尔瓦多尼路奇案	102
第六章 小说议定书	123
注释	151
译后记	160

第一章 踏入丛林

我要以唤醒对伊塔诺·卡尔维诺^①的记忆来开始我的演说，八年前他也被邀请来这里进行六场演讲，但他生命仅剩的时间只够写完其中五篇讲稿。然而我现在唤起他的名字，却并不只为表达对一个已故老友的情谊，还因为他是那部《寒冬夜行人》的作者，因为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读者的强调，更因为我的讲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发表的同年，我自己的一本书也出版了。其实这本原题为《童话中的读者》(*Lector in Fabula*)的书的题目只有一半与其英文版译名《读者的角色》(*Roles of the Reader*)相契合。因为如果直译成英文，这个题目将难以达意。这是由于，在意大利语当中，有一个叫童话中的大灰狼(*lupus in fabula*)的俗语，相当于英文中的 *speak of the devil*，意思是人们正在谈论的人忽然不期而至^②。不过，这意大利俗语说的是出现在所有童话中的大灰狼，而我指的却是读者。事实上童话里出现的不只是大灰狼，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食人妖之类。但对一个故事而言，读者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指讲

① Italo Calvino (1923—1985)，意大利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寒冬夜行人》、《命运交叉的城堡》等。

② 也即中文的“说曹操曹操到”。

故事的过程，更是指故事本身。

今天的读者拿我的《读者的角色》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相比，可能会觉得我的书是对他的小说的一种回应。但事实上，这两本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我们对彼此的工作互不知情，虽然我们长久以来脑中都萦绕着同样的问题。当卡尔维诺把书寄给我的时候，他肯定也收到了我的，因为在献词页他写道：“给安贝托：读者在上游，伊塔诺·卡尔维诺在下游。”（A Umberto: superior stabat lupus, longeque inferior Italo Calvino）这一引用一定是从费德鲁斯^①狼和小羊的童话里得来的（大灰狼在上游，小羊在下游）。卡尔维诺显然是在暗指我的书名。但“在下游”这一既可以代表“在河的下游”，也可以理解成“卑微”、“渺小”的用语却带着些模棱两可的指涉。如果“读者”只有字面的意思，也就是指我的书名，则卡尔维诺要么是嘲讽地选择了一个谦卑的角色，要么是骄傲地选择了正面的羊的角色，而把邪恶大灰狼的位置留给理论家。但，如果考虑到“大灰狼”的隐喻，即是指读者，卡尔维诺则是在郑重地作出声明，并向读者的角色致敬。

也为了向卡尔维诺致敬，我要把我讲座的起点定在卡尔维诺的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¹的第二篇上。这篇“备忘录”是献给叙事的简练的，其中提到了他所编撰的《意大利童话》中的第五十七篇。

一个国王生了病，医生对他说：“王，你想要痊愈，就必

① Phaedrus，生卒不详，古罗马寓言作家，以后来收集在《伊索寓言》里的故事闻名，《狼和小羊》就是其中一篇。

须得到一根食人妖的羽毛。这很不容易，因为食人妖逢人便咬，从不留下活口。”

国王传话给手下每一个人，但没有一个肯接下这个任务。他随后问了他最忠心耿耿、胆量过人的随从。

随从答应了国王，他被带到一条路上，然后被告知，在一座山顶上有七个洞穴，食人妖就住在其中一个里。²

卡尔维诺说，此中没有一个字谈到国王得了什么病，以及为什么食人妖会有羽毛，或者那些洞穴长什么样子。他称颂了这种叙事当中的简练，虽然他也承认，这种对简练的迁就并不能否认语言的迂回也能带来阅读的乐趣。³我会在我的第三讲当中重点关注语言的迂回。现在我们仅仅需要指出，任何叙事性的小说都命中注定必须简练敏捷，因为，在塑造一个包含万物的世界的同时，小说并不可能面面俱到。小说只能对此提供暗示，再要求读者去弥补一系列文本没有填满的小缝隙。总的来说，每一种文本都是一台需要读者手工操作的懒洋洋的机器。如果哪一部小说说出了所有读者想读的部分，可怕的问题就会出现——它将会没完没了。就像我打电话告诉你我会上高速公路，并在一小时内到你那里，你并不希望听到我再告诉你，我会开着车上高速公路一样。

而伟大的喜剧作家坎贝尼雷^①的《八月，我陌生的妻子》里则有这样一段对话：

① Achille Campanile (1899—1977)，意大利幽默作家。

格迪沃纳粗鲁地招呼停在马路另一侧的一辆马车，那年迈的马夫从座位里困难地爬出来，然后尽快向他走来，并说：“我能帮什么忙吗？”

“不”，格迪沃纳急躁地叫道，“我要马车。”

“噢。”马夫有些失望地说：“我以为你要我过来。”

他回到马车上，又艰难地爬进驾驶座，并问已经和奥德丽亚坐在车里的格迪沃纳说：“你要去哪？”

“不能告诉你！”格迪沃纳说。他不想那么快让马夫算出车钱。那马夫也并不那么想知道，所以也没有继续问。之后几分钟，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外面的风景。最后，憋不住了的格迪沃纳大声叫道：“去费伦泽那城堡！”话音刚落马夫马上牵动了缰绳准备离开：“现在？天黑之前可到不了。”

“是到不了。”格迪沃纳说：“所以你明天来接我们，七点整。”

“用这部马车？”那马夫问道。格迪沃纳想了几秒钟，说：“对，这样很好。”

说完他转身走向客栈，还回头大声对马夫叫道：“嘿，可别忘了马！”

“你开玩笑？”马夫大吃一惊，不过还是说：“那好吧，愿意效劳。”⁴

这一段读来非常荒谬，因为主人公们在一开始没说出什么他们该说的话，最后又似乎神经质地说着（并渴望听到）根本没必要说的话。

有时候，作者比小说的主人公显得更可笑，只因为他交代得

太多，却还想什么都交代。19世纪，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小说家名叫卡罗琳娜·英薇妮佐（Carolina Invernizio）。她的小说，像《亡女之吻》（*A Dead Woman's Kiss*）、《疯女人复仇录》（*A Mad Women's Revenge*）和《被控的死尸》（*The Accusing Corpse*）等，为一整代无产阶级编织了美梦。卡罗琳娜·英薇妮佐其实写得很糟，而我这里的翻译也非常忠于原文。曾有人评价说，她居然有胆量把意大利政府新设的那些小办公室（也就是她丈夫，一个军队面包师总管所属的那种小办公室）里的谈话变成文学。以下就是她的小说《小客栈谋杀案》（*The Murderous Inn*）的开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晚上，虽然天气有点冷。都灵的街道被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点亮，好像在日光下一般。车站的钟指向七点，很大的门廊里可以听见一种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两列中途不停的火车正好相遇。一列快要开走，一列正要进站。⁵

我们不能对英薇妮佐夫人太过苛刻，她也许觉得用这种速度叙事是种美德。但她永远不可能写出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的开头：“格里高立·萨姆沙有日早上从混乱的梦境里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⁶英薇妮佐的读者一定马上会问她，为什么格里高立会变成一只大虫？怎么变的？是不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吃了什么？无独有偶，阿尔弗雷德·卡赞^①也提过托马斯·曼曾经借了一本卡夫卡的小说给爱因斯坦看，后者还书

① Alfred Kazin (1915—1998)，美国评论家，主要著作有《扎根本土》。

的时候说：“我没法看下去，人的脑子没那么复杂。”⁷

爱因斯坦可能是在抱怨故事进展得太慢了（以后我还会发表对放慢叙事速度的赞赏）。确实，读者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上他们所读的文本的节奏。在罗杰·斯尚克^①的《阅读与理解》里有另一个故事：

约翰爱着玛丽但她不想嫁给他。有一天一条龙从城堡里劫走了玛丽，约翰跳上马背屠龙成功。玛丽于是答应嫁给他了，从此他们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⁸

在这本书里斯尚克关心的是孩子从中读懂了什么。他于是给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讲了这个故事，然后问她问题：

P：约翰为什么要杀龙呢？

C：因为它是坏的。

P：它有什么坏的呢？

C：它可能想要伤害他。

P：怎么伤害法？

C：可能对他喷火球什么的。

P：为什么玛丽答应嫁给他呢？

C：因为她很爱他而他很想娶她。

P：那为什么玛丽现在答应嫁给他而开始却不肯呢？

C：这问题不好回答。

① Roger Schank，美国认知科学家，教育学家，美国西北大学认知研究所创始人。

P：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C：因为她开始就是不想要他，但后来他反复跟她说、跟她讲关于结婚的事情，她就对嫁给她有兴趣了，我是说，嫁给他。

很明显，这个小女孩对世界的认识包括龙会从鼻孔里喷火，但不包括人会因为感激或者崇敬去向一种你先前不感兴趣的爱妥协。这个故事怎么说都可能有点太快了，也就是说有太多省略的部分，但省略什么，怎么省略是根据特定的读者类型来决定的。

因为我总是很想阐释我为我作品起的那些愚蠢的名字，我不如也来解释一下我诺顿讲座的题目。丛林是对叙事性文本的一个隐喻，不仅对童话，也对所有的叙事性文本。存在像都柏林这样的丛林，你在里面遇见的不是小红帽，而是莫莉·布鲁姆^①，也存在能遇见伊尔莎·朗德和里克·布莱纳的卡萨布兰卡丛林。

用一个博尔赫斯所用过的隐喻（这也是一个在这一领域很有话讲，并在二十五年来此作过诺顿讲座的灵魂）：丛林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即使其中没有一条已被人走出来的大路，每个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步子前进，可以自己决定是走树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并且在每次碰到树的时候，都拥有作出决定的自由。

在一个叙事性文本里，读者在每一个时刻都必须做出决定。对做决定的要求甚至可以在每一个单句里找到——说到底，就是

① Molly Bloom，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妻子。

在每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出现的时候。每次我们的作者要结束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作为读者和听众都会下注（虽然是无意识的）：我们开始预测作者的选择，或者急切地想要知道作者的选择，尤其是出现类似“昨晚我在牧师的墓园里看见……”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句子的时候。

有时候作者想要给我们一些自主权，让我们去决定故事的走向。以爱伦·坡^①《亚瑟·高顿·皮姆的陈述》的结尾为例：

现在我们奔进了瀑布的怀抱，峡谷敞开胸怀迎接我们。
但在路上却出现了一个比任何人都大得多的人形尸体。皮肤的色彩是那完美无瑕的雪白色。

在这里叙事者的第一人称戛然而止，作者要我们用下半辈子的时间去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还担心读者们仍然没被想知道永不可知的事情的欲望搞得筋疲力尽，于是这个作者，而不是叙事者，添加了一个注释，告诉我们：在皮姆失踪了以后，“他剩下的几章陈述……已经再也找不到了。”我们很难从如此的林子里逃出来，就像凡尔纳^②、罗姆因·戴克^③、H·P·洛夫克莱夫特^④都滞留在这里，想要延续皮姆的故事。

也有作者恶意地希望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斯坦利而是莱福斯

① 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美国天才诗人、小说家，其集推理、侦探及惊悚恐怖于一体的小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莫鲁格街凶杀案》、《失窃的信函》、《黑猫》等。

② 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科幻小说先驱。

③ Charles Romyne Dake，著有《一次奇怪的旅行》。

④ H.P.Lovecraft (1890—1937)，美国奇幻恐怖小说家。

通，我们注定要不断地做出错误的选择，最后走失在丛林里。就拿劳伦斯·斯特恩^①《项狄传》的开头来说：

我希望我父亲，或者我母亲，或者他们两个——因为他们确实该为此负相等的责任。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弄出了我的时候在干什么，而这之后他们又有没有做了什么……

项狄的父母在那个可爱的时刻到底在干吗呢？为了留出足够的时间给读者做出合理的预测，即使是最让人发窘的答案，斯特恩跑题了整整一大段（真正证明了卡尔维诺没有小看徘徊的美感是多么正确），而在此之后，他揭发了那第一个场景里出现的错误：

祈祷啊亲爱的，我母亲说，你竟然又忘了给钟上发条？

好啊……我父亲叫了起来，用尽量克制的语调抗议道——难道世上有过一个女人，从创世纪开始算起，用那么傻的问题打断男人的吗？

像你看见的，这个父亲对母亲的感觉正如读者对斯特恩的感觉，难道世上有过一个作者，不管他脑子多有问题，这样扫读者兴的吗？

当然，在斯特恩之后，先锋派的叙事不仅乐意推翻我们作为

①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幽默小说家，《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 of Tristram Shandy*) 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写法奇特，充满议论、插话和各种符号，被认为是意识流之源头。

读者的期待，还想要培养希望在小说里享受彻底自由的读者。这种自由应该受到赞许——根据几千年下来，从神话到现代侦探小说的坚定传统，读者们通常希望在叙事的丛林里自由选择——基于他们总是觉得，在这林子里，有些答案比起另一些来得更合理。

我说“合理”好像它们就是常人之理似的。而其实，读小说使用的并不都是常人之理，也不是斯特恩、爱伦·坡或者《小红帽》的作者（如果有的话）告诉我们的道理。事实上，常理会让我们拒绝很多类似“林子里有只会说话的狼”这样的想法。那我说的读者在叙事之林里应当作出合理的选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参考两个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概念：模范读者和模范作者。⁹

一个故事的模范读者不是经验读者。经验读者就是你、我，或者任何在阅读小说的人。经验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去阅读，没有条例能规定他们怎么读，因为他们通常都拿文本作容器来贮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而阅读中又经常会因势利导地产生脱离文本的内容。

如果你碰巧在十分悲伤的时候观看一部喜剧电影，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要想欣赏里面的滑稽很难办到。这还不是全部，如果你碰巧在几年以后又看了这部片子，你也许仍然笑不出来，因为里面每一个场景都让你回想起当年的悲伤。作为一个经验观众，你很明显在用一种“不对”的方式在读解这部电影。不过“不对”在哪里？不对在，在导演的心目中，他的观众应该捧腹大笑，并且跟着故事情节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情绪观看电影。正是这种观众（或者一本书的读者）是我所谓的“模范读者”——一种理想状态

的读者，他既是文本希望得到的合作方，又是文本在试图创造的读者。如果一个故事以“从前……”开始，它就发出了一种为它寻找模范读者的信号，他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一个愿意接受超越“常理”与“合理”意境的读者。

一个久未联系的孩童时代的朋友在我的第二本小说《傅科摆》出版以后写信给我：“亲爱的安贝托，我确实不记得曾经跟你讲过关于我叔叔和阿姨的悲惨故事，不过我觉得你这样把它用在你的小说里是非常不礼貌的。”是的，在这本书里我确实叙述了几个作为书里的主角杰可波·贝尔勃的叔叔和阿姨的“查尔斯叔叔”和“凯瑟琳阿姨”的片段，而且这两个人物也确实存在。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童年里的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虽然名字有所不同，情节上我也作了一些改动。我写信给这个童年的朋友，告诉他查尔斯叔叔和凯瑟琳阿姨其实是我的亲戚，而不是他的，所以我是有版权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叔叔和阿姨。我的朋友向我道歉说，他被这本小说吸引过深，以至于可以感觉到其中一些片段也曾发生在他的叔叔和阿姨身上——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在战争年代（也是回忆经常眷顾的年代），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叔叔和阿姨身上。

我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他把林子当作他自己的记忆来搜索。我们完全可能用自己在林中行走时的每一种经验和每一个发现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过去和将来。但林子是为所有人而建的，我们不能在里面只自顾自地寻找自己的事迹和感受。否则，像我在最近的两本书《诠释的诸界限》和《诠释与过度诠释》¹⁰里写的，这并不是在诠释一个文本，而是在使用它。使用文本来引发白日梦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也经常这样做，但白

日梦并不是公共的事宜，它容易导致我们把叙事的丛林圈成自家的小花园。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这种游戏的规则，而模范读者正应该热衷于此。我的朋友忘记了规则，他把他自己，作为经验读者对文本的期待强加于作者对模范读者所期待的事情之上。

当然，作者有一些供他自己随意处置的类型符号，通过这些符号作者得以给自己的模范读者作出指引。很多时候这些符号是很模糊的。卡罗·卡洛蒂^①的《匹诺曹》是这样开始的：

从前有一个……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们马上会说。

不，孩子们，你们错了。从前有的是一块木头！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头。起初，卡洛蒂似乎想要表明一个童话就要开始了。当他的读者们确定这是一个给孩子们看的童话的时候，孩子们与作者对话的场景就被预设了，然而熟悉童话的孩子们却作了错误的猜测，那么难道，这不是一个给孩子看的故事？好像为了澄清他的错误假设，他又一次转向了他的读者们，这样他们就能够继续读这个确实是为他们而写的故事，只不过不是关于国王，而是关于木头人，故事最终不会让他们失望。但这个开头实际上却是使给成年读者的一个眼色，这个故事难道不可能也是写给他们的吗？难道这个眼色不是在说，他们应该用一种新的目光来阅读，装成孩子来理解这些童话里的象征？这样一个开头能够引出一连串的精神分析、人类学分析和对《匹诺

① Carlo Collodi (1826—1890)，意大利作家，童话形象匹诺曹的创造者。